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十一回 兒孫棄骸骨僕僕奔喪

詩云：古雲有子萬事足，多少貧民怨孤獨。常見人生忤逆兒，又言無子翻為福。  
有子無兒總莫嗟，黃金不盡便傳家。  
牀頭有谷人爭哭，俗語從來說不差。

話說世間子嗣一節，是人生第一樁大事。祖宗血食要他綿，自己終身要他養，一生掙來的家業要他承守。這三件事，本是一樣要緊的，但照世情看起來，為父為子的心上，各有一番輕重。父親望子之心，前面兩樁極重，後面一件甚輕；兒子望父之心，前面兩件還輕，後面一樁極重。若有了家業，無論親生之子生前奉事懇懇，死後追思哀切，就是別人的骨血承繼來的，也都看銀子面上，生前一樣溫衾扇枕，死後一般戴孝披麻，卻像人的兒子儘可以不必親生；若還家業凋零，老景蕭索，無論螟蛉之子孝意不誠，喪容欠戚，就是自己的骨髓流出來結成的血塊，也都冷面承歡，愁容進食，及至送終之際，減其衣衾，薄其棺槨，道他原不曾有家業遺下來，不干我為子之事。待自己生身的尚且如此，待父母生身的一發可知。就逢時遇節，勉強祭奠一番，也與呼蹴之食無異，祖宗未必肯享。這等說來，豈不是三事之中，只有家業最重？當初有兩個老者，是自幼結拜的弟兄，一個有二子，一個無嗣。有子的要把家業盡數分與兒子，待他輪流供膳；無嗣的勸他留住一分自己養老，省得在兒子項下取氣，凡事不能自由。

有子的不但不聽，還笑他心性刻薄，以不肖待人，怪不得難為子息，竟把家業分拆開了，要做個自在之人。不想兩位令郎都不孝，一味要做人家，不顧爺娘死活，成年不動酒，論月不開葷，那老兒不上幾月，熬得骨瘦如柴。

一日在路上撞著無嗣的，無嗣的問道：「一向不見，為何這等清減了？」有子的道：「只因不聽你藥石之言，以致如此。」就把兒子鄙吝、捨不得奉養的話告訴一遍。無嗣的歎息幾聲，想了一會道：「令郎肯作家也是好事，只是古語云：『五口非肉不飽。』你這樣年紀，如何斷得肉食？我近日承繼了兩個小兒，倒還孝順，酒肉魚羹攤在面前，只愁沒有兩張嘴、兩個肚。你不如隨我回去，同住幾日，開開葷了回去何如？」有子的熬煉不過，顧不得羞恥，果然跟他回去。無嗣的道：「今日是大小兒供給，且看他的飲饌何如？」少頃，只見美味盈前，異香撲鼻，有子的與他豪飲大嚼，吃了一頓，抵足睡了。次日起來道：「今日輪著二房供膳，且看比大房豐儉何如？」少刻，又見佳酥美饌，不住地搬運出來，取之無窮，食之不竭。

一連過了幾日，有子的對無嗣的歎息道：「兒子只論孝不孝，哪論親不親？我親生的那般忤逆，反不如你承繼的這等孝順，只是小弟來了兩日，再不見令郎走出來，不知是怎生兩個相貌，都一般有這樣的孝心，可好請出來一見？」無嗣的道：「要見不難，待我喚他們出來就是。」就向左邊喚道：「請大官人出來。」伸手在左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，放在桌上。又向右邊喚道：「請二官人出來。」伸手又在右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，放在桌上。對有子的指著道：「這就是兩個小兒，老兄請看。」有子的大驚道：「這是兩包銀子，怎麼說是令郎？」無嗣的道：「銀子就是兒子了，天下的兒子哪裡還有孝順似他的？要酒就是酒，要肉就是肉，不用心焦，不消催促，何等體心。他是我骨頭上掙出來的，也只當自家骨血，當初原教他回家過活，不忍分居，只因你那一日分家，我勸你留一分養老，你不肯聽，我回來也把他分做兩處，一個居左，一個居右，也教他們輪流供膳，且看是你家的孝順，我家的孝順？不想他們還替我爭氣，不曾把我熬瘦了，到如今還許多請人相陪，豈不是古今來第一個養志的孝子？不枉我當初苦掙他一常」說完，依舊塞進兩邊袋裡去了。那有子的聽了這些話，不覺兩淚交流，無言可答。後來無子的憐他老苦，時常請他吃些肥食，滋補頤養，才得盡其天年。

看官，照這樁事論起來，有家業分與兒子的，尚且不得他孝養之力，那白手傳家、空囊授子的，一發不消說了，雖然如此，這還是人世不深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的話。若照情理細看起來，貧窮之輩，囊無蓄貫，倉少餘糧，做一日吃一日的人家，生出來的兒子，倒還有些孝意。為什麼緣故？只因他無家可傳，無業可受，那負米養親、彩菽供膳之事，是自小做慣的，也就習以為常，不自知其為孝，所以倒有暗合道理的去處，偏是富貴人家兒子，吃慣用慣，卻像田地金銀是他前世帶來的，不關父母之事，略分少些，就要怨恨，竟像刻剝了他己財一般。

若稍稍為父母吃些辛苦，就道是盡瘁竭力，從來未有之孝了，哪裡曉得當初曾、閔、大舜，還比他辛苦幾分。所以人的孝心，大半喪於膏粱紈袴，不可把金銀產業當做傳家之寶，既為兒孫做馬牛，還替他開個仇恨爺娘之釁。我如今說個爭財背本之人，以為逆子貪夫之戒。

明朝萬曆年間，福建泉州府同安縣，有個百姓，叫做單龍溪，以經商為業。他不販別的貨物，單在本處收荔枝圓眼，到蘇杭發賣。長子單金早喪，遺腹生下一孫，就叫做遺生。次子單玉，是中年所得，與遺生雖是叔姪，年相上下，卻如兄弟一般。兩個同學讀書，不管生意之事。家中有個義男，叫做百順，寫得一筆好字，打得一手好算，龍溪見他聰明，時常帶在身邊服事，又相幫做生意。百順走過一兩遭，就與老江湖一般慣熟。

為人又信實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所以行家店戶，沒有一個不抬舉他。龍溪不在面前，一般與他同起同坐。又替他取個表字，叫做順之。做到後來，反厭龍溪古板，喜他活動。龍溪脫不去的貨，他脫得去；龍溪討不起的帳，他討得起。龍溪見他結得人緣，就把脫貨討帳之事，索性教他經手，自己只管總數。

就有人在背後勸百順，教他聚些銀子，贖身出去自做人家。

百順回他道：「我前世欠人之債，所以今世為人之奴，拚得替他勞碌一生，償還清了，來世才得出頭；若還鬼頭鬼腦偷他的財物，贖身出去自做人家，是債上加債了，哪一世還得清潔？」

或者家主嚴厲，自己苦不過，要想脫身，也還有些道理；我家主僕猶如父子一般，他不曾以寇仇對待我，我怎忍以土芥視他？」那勸的人聽了，反覺得自家不是，一發敬重他。

卻說龍溪年近六旬，妻已物故，自知風燭草霜，將來日子有限，欲待丟了生意不做，又怕帳目難討，只得把本錢收起三分之二，瞞了家人掘個地窖，埋在土中，要待單玉與遺生略知世務，就取出來分與他。只將一分客本販貨往來，答應主顧，要漸漸虧起陳帳，回家養老。誰想經紀鋪戶規矩做定了，畢竟要一帳搭一帳，後貨到了，前帳才還，後貨不到，前帳只管扣住，龍溪的生意再歇不得手。他平日待百順的情分與親子無異，一樣穿衣，一般吃飯，見他有些病痛，恨不得把身子替他。只想到銀子上面，就要分個彼此，子孫畢竟是子孫，奴僕畢竟是奴僕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我的生意一向是他經手，倘若我早晚之間有些不測，那人頭上的帳目總在他手裡，萬一收了去，在我兒孫面前多的說少，有的說無，教他哪裡去查帳？不如趁我生前把兒孫領出來，認一認主顧，省得我死之後，眾人不相識，就有銀子也不肯還他。」算計定了，到第二次回家，收完了貨，就吩咐百順道：「一向的生意都是你跟你去做，把兩個小官人倒弄得遊手靠閒，將來書讀不成，反誤他終身之事。我這番留你在家，教他們跟我出去，也受些出路的風霜，為客的辛苦，知道錢財難趁，後來好做人家。」百順道：「老爹的話極說得是，只怕你老人家路上沒人服事，起倒不便。兩位小官人未曾出門得慣，船車上擔乾受係，反要費你的心。」龍溪道：「也說不得，且等他走上一兩遭再做區處。」卻說單玉與遺生聽見教他丟了書本，去做生意，喜之不勝。

只道做客的人，終日在外面遊山玩水，風花雪月，不知如何受用，哪裡曉得穿著草鞋遊山，背著被囊玩水，也不見有什麼山水之樂。至於客路上的風花雪月，與家中大不相同，兩處的天公竟是相反的。家中是解慍之風，兆瑞之雪，娛目之花，賞心之月；客路上是刺骨之風，僵體之雪，斷腸之花，傷心之月。二人跟了出門，耐不過奔馳勞碌，一個埋怨阿父，一個嗟恨阿祖，道：「不好好在家快活，為什麼領人出來，受這樣苦？」及至到了地頭，兩個水土不服，又一齊生起病來，這個要湯，那個要藥，把個六口多

歲的老人家磨得頭光腳腫，方才曉得百順的話句句是金石之言，懊悔不曾聽得。伏事得兩人病痊，到各店去發貨，誰想人都嫌貨不好，一箱也不要，只得折了許多本錢，濫賤的擯去。要討起前帳回家，怎奈經紀鋪行都回道：「經手的不來，不好付得。」單玉、遺生與他爭論，眾人見他大模大樣，一發不理，大家相約定了，分文不付。龍溪是年老之人，已被一子一孫磨得七死八活，如今再受些氣惱，分明是雪上加霜，哪裡撐持得住？一病著牀，再醫不起。自己知道不濟事了，就對單玉、遺生道：「我雖然死在異鄉，有你們在此收殮，也只當死在家裡一般。我死之後，你可將前日賣貨的銀子裝我骸骨回去。這邊的帳目想你們討不起，不要與人啣氣，回去叫百順來討，他也有些良心，料不致全然乾沒。我還有一句話，論理不該就講，只恐怕臨危之際說不出來，誤了大事，只得講在你們肚裡。我有銀子若干，盛做幾壇，埋在某處地下，你們回去可掘起來均分，或是買田，或是做生意，切不可將來浪費。」說完，就教買棺木，辦衣裳，只等無常一到，即便收殮。

卻說單玉、遺生見他說出這宗銀子埋在家中，兩人心上如同火發，巴不得乃祖乃父早些斷氣，收拾完了，好回去掘來使用。誰想垂老之病，猶如將滅之燈，乍暗乍明，不肯就息。二人度日如年，好生難過。

一日遺生出去討帳，到晚不見回來，龍溪央人各處尋覓不見蹤影。誰想他要銀子心慌，等不得乃祖畢命，又怕阿叔一同回去，以大欺小，分不均匀，故此瞞了阿叔，背了乃祖，做個高才捷足之人，預先趕回去掘藏了。龍溪不曾設身處地，哪裡疑心到此？單玉是同事之人，曉得其中訣竅，遺生未去之先，他早有此意，只因意思不決，遲了一兩天，所以被人占了先著。

心上思量道：「他既然瞞我回去，自然不顧道理，一總都要掘去了，哪裡還留一半與我？我明日回去取討，他也未必肯還，要打官司，又沒憑據，難道孫子得了祖財，兒子反立在地空不成？如今父親的衣裳棺諱都已有了，若還斷氣，主人家也會殮殮，何必定要兒子送終？我若與他說明，他決然不放我走，不如便宜行事罷了。」算計已定，次日瞞了父親，以尋訪遺生為名，僱了快船，兼程而進地去了。

龍溪見孫子尋不回來，也知道為銀子的緣故，懊悔出言太早，還歎息道：「孫子比兒子到底隔了一層，情意不相關切，只要銀子，就做出這等事來。還虧得我帶個兒子在身邊，不然骸骨都沒人收拾了。可見天下孝子易求，慈孫難得。」誰想到第二日，連兒子也不見了，方才知不但慈孫難得，並孝子也不易求，只有錢財是嫡親父祖，就埋在土中，還要急急趕回去掘他起來。生身的父祖，到臨終沒有出息，竟與路人一般，就死在旦夕，也等不得收殮過了帶他回去。財之有用，亦至於此；財之為害，亦至於此。歎息了一回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又思量若帶百順出來，豈有此事？自古道：「國難見忠臣。」不到今日，如何見他好處？怎得他飛到面前，待我告訴一番，死也瞑目。

卻說百順自從家去後，甚不放心，終日求籤問卜，只怕高年之人，外面有些長短。一日忽見遺生走到，連忙問道：「老爺一向身體何如？如今在哪裡？為什麼不一齊回來，你一個先到？」遺生回道：「病在外面，□分危篤，如今死了也不可預知。」百順大驚道：「既然病重，你為何不在那邊料理後事，反跑了回來？」遺生只道回家有事，不說起藏的緣故。百順見他舉止乖張，言語錯亂，心上□分驚疑。思想家主病在異鄉，若果然不保，身邊只有一個兒子，又且少不更事，教他如何料理得來？正要趕去相幫，不想到了次日，連那少不更事的也回來了。百順見他慌慌張張，如有所失，心上一發驚疑，問他緣故，並不答應，直到尋不見銀子，與遺生爭鬧起來，才曉得是掘藏的緣故。百順急了，也不通知二人，收拾行囊竟走。不數日趕到地頭，喜得龍溪還不曾死，正在懣懣待斃之時，忽見親人走到，悲中生喜，喜處生悲，少不得主僕二人各有一番疼熱的話。

次日龍溪把行家鋪戶一齊請到面前，將忤逆子孫貪財背本，先後逃歸與義男聞信、千里奔喪的話告訴一遍。又對眾人道：「我舍下的家私與這邊的帳目，約來共有若干，都虧這個得力義子幫我掙來的，如今被那禽獸之子、狼虎之孫得了三分之二，只當被強盜劫去一般，料想追不轉了。這一份雖在帳上，料諸公決不相虧。我如今寫張遺囑下來，煩諸公做個見證，分與這個孝順的義子。我死之後，教他在這裡自做人家，不可使他回去。我的骸骨也不必裝載還鄉，就葬在這邊，待他不時祭掃，省得靠了不孝子孫，反要做無祀之鬼。倘若那兩個逆種尋到這邊來與他說話，煩諸公執了我的遺囑，送他到官，追究今日背祖棄父、死不奔喪之罪。說便是這等說，只怕我到陰間，也就有個報應，不到尋來的地步。」說完，眾人齊聲贊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百順跪下磕頭，力辭不可，說：「百順是老爺的奴僕，就粉身為主，也是該當，這些小勤勞，何足掛齒。若還老爺這等溺愛起來，是開幼主懲僕之端，貽百順叛主之罪，不是愛百順，反是害百順了，如何使得？」龍溪不聽，勉強掙扎起來，只是要寫。

眾人同聲相和道：「幼主擺佈你，我們自有公道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紙的取紙，磨墨的磨墨，擺在龍溪面前。龍溪雖是垂死之人，當不得感激百順的心堅，憤恨子孫的念切，提起筆來，精神勃勃，竟像無病的一般，寫了一大幅。前面半篇說子孫不孝，竟是討逆勦凶的檄文，後面半篇贊百順盡忠，竟是義士忠臣的論斷。寫完，又求眾人用了花押，方才遞與百順。百順怕病中之人，違拗不得，只得權且受了，嗑頭謝恩。

卻也古怪，龍溪與百順想是前生父子，夙世君臣，在生不能相離，臨死也該見面。百順未到之先，淹淹纏纏，再不見死，等他走到，說過一番永訣的話，遺囑才寫得完，等不得睡倒，就絕命了。百順號天痛哭，幾不欲生，將辦下的衣裳棺槨殮殮過了，自己戴孝披麻，寢苦枕塊，與親子一般，開喪受弔。七七已完，就往各家討帳，準備要裝喪回去。眾人都不肯道：「你家主臨終之命不可不遵，若還在此做人家，我們的帳目一一還清，待你好做生意；若要裝喪回去，把銀子送與禽獸狼虎，不但我們不服，連你亡主也不甘心。況且那樣兇人，豈可與他相處？待生身的父祖尚且如此，何況手下之人？你若回去跟他，將來不是餓死，就是打死，斷不可錯了主意。」百順見眾人的話來得激切，若還不依，銀子決難到手，只得當面應承道：「蒙諸公好意為我，我怎敢不知自愛？但求把帳目賜還，待我置些田地，買所住宅，娶房家小在此過活，求諸公青目就是。」

眾人見他依允，就把一應欠帳如數還清。

百順討足之後，就備了幾席酒，把眾人一齊請來，拜了四拜，謝他一向抬舉照顧之情，然後開言道：「小人奉家主遺言，蒙諸公盛意，教我不要還鄉，在此成家立業，這是恩主愛惜之心，諸公憐憫之意，小人極該仰承；只是仔細籌度起來，畢竟有些礙理。從古以來，只有子承父業，哪有僕受主財？我如今若不裝喪回去，把客本交還幼主，不但明中犯了叛主之條，就是暗中也犯了昧心之忌，有幾個受了不義之財，能夠安然享受的？我如今拜別諸公，要扶靈柩回去了。」

眾人知道勸不住，只得替他躊躇道：「你既然立心要做義僕，我們也不好勉強留你，只是你那兩個幼主，未必像阿父，能以恩義待人。據我們前日看來，卻是兩個凶相，你雖然忠心赤膽地為他，他未必推心置腹地信你。他父親生前貨物是你放，死後帳目是你收，萬一你回去之後，他倒疑你有私，要恩將仇報起來，如何了得？你的本心只有我們知道，你那邊有起事來，我們遠水救不得近火。你如今回去，銀子便交付與他，那張遺囑，切記要藏好，不可被他看見，搶奪了去。他若難為你起來，你還有個憑據，好到官去抵敵他。」

百順聽到此處，不覺改顏變色，合起掌來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道：「諸公講的什麼話，自古道：『君欲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欲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』豈有做奴僕之人與家主相抗之理？說到此處，也覺得罪過。那遺囑上的言語，是家主憤怒頭上偶然發洩出來的，若還此時不死，連他自己也要懊悔起來，何況子孫看了，不說他反常背理，倒置尊卑？我此番若帶回去，使幼主知道，教他何以為情？若使為子者怨父，為孫者恨祖，是我傷殘他的骨肉，攪亂他的倫理，主人生前以恩結我，我反以仇報他了，如何使得？我不如當諸公面前毀了這張遺囑，省得貽悔於將來。」說完，取出遺囑捏在手中，對靈柩拜了四拜，點起火來燒化了。四座之中，人人歎服，個個稱奇，道他是僕中的聖人，可惜不曾做官做吏，若受朝廷一命之榮，自然是個托孤寄命之臣了。

百順別了眾人，僱了船隻，將旅櫬裝載還鄉，一路燒錢化紙，招魂引魄，自不必說。一日到了同安，將靈柩停在城外，自己回去，請幼主出來迎喪。不想走進大門，家中煙消火滅，冷氣侵人，只見兩個幼主母，不見了兩位幼主人。問到哪裡去了？單玉、遺生的妻子放聲大哭，並不回言。直待哭完了，方才述其緣故。原來遺生得了銀子，不肯分與單玉，二人終日相打，遺生把單玉致命

處傷了一下，登時嘔血而死。地方報官，知縣把遺生定了死罪，原該秋後處決，只因牢獄之中時疫大作，遺生入監不上一月，暴病而死。當初掘起的財物都被官司用盡，兩口屍骸雖經收殮，未曾殯葬。百順聽了，捶胸跌足，慟痛一場，只得尋了吉地，將單玉、遺生葬在龍溪左右。

一夜百順夢見龍溪對他大怒道：「你是明理之人，為何做出背理之事？那兩個逆種是我的仇人，為何把他葬在面前，終日使我動氣？若不移他開去，我寧可往別處避他！」百順醒來，知道他父子之仇，到了陰間還不曾消釋，只得另尋一地，將單玉、遺生遷葬一處。

一夜又夢見遺生對他哀求道：「叔叔生前是我打死，如今葬在一處，時刻與我為仇，求你另尋一處，把我移去避他。」

百順醒來，懊悔自己不是，父子之仇尚然不解，何況叔姪？既然得了前夢，就不該使他合塋，只得又尋一地，把遺生移去葬了，三處的陰魂才得安妥。

單玉、遺生的妻子年紀幼小，夫死之後，各人都要改嫁，百順因她無子，也不好勸她守節，只得各尋一份人家，送她去了。

龍溪沒有親房，百順不忍家主絕嗣，就刻個「先考龍溪公」的神主，供奉在家，祭祀之時，自稱不孝繼男百順，逢時掃墓，遇忌修齋，追遠之誠，比親生之子更加一倍。後來家業興隆，子孫繁衍，衣冠累世不絕，這是他盛德之報。

我道單百順所行之事，當與嘉靖年間之徐阿寄一樣流芳。

單龍溪所生之子，當與春秋齊桓公之五子一般遺臭。阿寄輔佐主母，撫養孤兒，辛苦一生，替她掙成家業，臨死之際，搜他私蓄，沒有分文，其事載於《警世通言》。齊桓公卒於宮中，五公子爭嗣父位，各相攻伐，桓公的屍骸停在牀上六七日，不能殯殮，屍蟲出於戶外，其事載於《通鑑》。這四樁事，卻好是天生的對偶。可見奴僕好的，也當得子孫；子孫不好的，尚不如奴僕。凡為子孫者，看了這回小說，都要激發孝心，道為奴僕的尚且如此，豈可人而不如奴僕乎？有家業傳與子孫，子孫未必盡孝；沒家業傳與子孫，子孫未必不孝。凡為父祖者，看了這回小說，都要冷淡財心，道他們因有家業，所以如此，為人何必苦掙家業？這等看來，小說就不是無用之書了。若有貪財好利的子孫，問舍求田的父祖，不緣作者之心，怪我造此不情之言，離間人家骨肉者，請述《孟子》二句回覆他道：「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？」

「評」

看了百順之事，竟不敢罵人奴才，恐有如百順者在其中也；看了單玉、遺生之事，竟不願多生子孫，恐有如單玉、遺生者在其中也。然而作小說者，非有意重奴僕、輕子孫，蓋亦猶《春秋》之法，夷狄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；中國入於夷狄，則夷狄之。知《春秋》褒夷狄之心，則知稗官重奴僕之意矣。